



# 從飛行到隨筆 — 黃永武遊記作品研究

陳室如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助理教授

## 摘要

1983-1984 年，黃永武赴美研究一年，著有旅美遊記《載愛飛行》，90 年代他多次開啟海外之行，退休移民美加後，遊興依然未減，著有多篇遊記，旅行經驗與創作成果極為豐碩。

透過異國風光的對比，黃永武的遊記映照出一個無處不在的文化故國，對古老文化的高度認同反映出民族自信與責任感；以異國為鏡，他在遊記中檢討臺灣各項缺失，冀望見賢思齊，在不斷輾轉搬遷的移動中，故鄉／他鄉的疆界隨之鬆動，家國情感的認同更為複雜。

隨著人生閱歷與旅行經驗的積累，黃永武早期遊記中的嚴肅家國逐漸淡去，他開始返回自我心靈，體悟閒適自得；屢屢徵引典籍原文，以「一瞥」習慣增添遊記深度，表現豐厚學養，晚期詮釋手法稍變，卻仍大量運用古典意象，呈現鮮明特色。

**關鍵詞：**旅行、旅遊、遊記、黃永武、《載愛飛行》



**From flights to notes**  
**—A study of Huang Yongwu**  
**Travel writings**

**Chen Shi-R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uang Yongwu's travel experience is rich and his travel writings are considerable. He studied in America from 1983 to 1984, and he wrote a book, *Flying with love*, about his travel writings in America. In 1990s, he traveled overseas several times. After he retired and immigrate to Canada, he still continued to travel and wrote sizeable writings related to travel.

In contrast to foreign country, Huang's travel writings reflect a pervasive culture homeland, and the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in his ancient culture shows his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an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 his travel writings, he took advanced foreign country as a standard to review his own country—Taiwan and hoped to improve her. However, in his constant movement, the boundary between his homeland and foreign country is vague, and the emotional recognition of his own country is more complicated.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in life and travels, the serious and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ism in early travel writings gradually fade, he began to return to self-mind and understood the quiet contentment. In order to increase depth of the writings and show his substantial knowledge, he used to cite classics repeatedly and take the way of glance. In his later works, the way of interpretation slightly changed, but he still used extensive classical imagery to show distinctive features.

**Keywords :** travel, journey, travel writings, Huang Yongwu, *Flying with love*



## 一、前言

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擁有極高成就的黃永武，除學術研究專著之外，亦有豐富精彩的現代散文創作，早年以《愛廬小品》（生活、靈性、讀書、勵志四帙）獲國家文藝獎，之後承繼《愛廬小品》，推出《生活美學》（天趣、諧趣、理趣、情趣四編）系列作品，退休旅居美加後，依然寫作不輟。

除了《愛廬小品》、《生活美學》兩大系列之外，黃永武另有《載愛飛行》、《山居筆記》、《我看外星人》、《黃永武隨筆》……等多部散文作品，涵蓋個人情懷、生活雜感、讀書評論、旅行經驗……等各層面，關於旅行經驗，更是自 80 年代以來，已成為他長期投入的創作主題。

綜觀其散文作品，不難發現黃永武對旅行的愛好。1983-1984 年期間，他出任康乃爾大學客座教授，暢遊美國一年，1985 年出版的《載愛飛行》，即為此次赴美之作，亦是其首部遊記專著，收錄 52 篇旅美遊記；<sup>1</sup>1997 年所出版的《生活美學〈情趣〉》一冊，收錄〈旅遊的趣味〉等 15 篇遊記作品，書中足跡遍及歐洲、美北、日本、澳洲等地；<sup>2</sup>2008 年出版的《黃永武隨筆（上、下）》則為他退休後移居美加，2001-2007 年之間完成的隨筆作品，內容「以寫海外風景、寫學習新知、寫故國關懷為主，分為寫景、記學、說理、關情四輯」，<sup>3</sup>其中第一輯「寫景」為「自娛有餘」之作，主

<sup>1</sup> 在這一年的遊學生涯中，黃永武先生飽覽美國東西兩岸勝景，共寫下 100 篇文章，最後挑選出其中曾發表於報紙副刊的 52 篇，合稱「載愛飛行」。參見黃永武：《載愛飛行》，台北：九歌出版社，1985 年，頁 5。

<sup>2</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台北：洪範書店，1997 年。

<sup>3</sup> 黃永武退休後移民海外，於中央日報副刊上闢「林下小記」專欄，分為四部分：「海上桃源別有天—寫海外景物、清福能消即是仙—寫清閒生活、夢裏山川存故國—寫故園關懷、偶傳紅葉到人間—寫學習新知」其中「清福能消即是仙—寫清閒生活」短文已結集為九歌版的《山居功課》（2001）。參見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台北：洪範書店，2008 年，頁 1-2。



要書寫旅居生活所見，並記錄多次出遊經驗，如阿拉斯加、夏威夷、溫哥華島……等地。

從早期的短暫遊學之旅、到居住臺灣期間，多次休閒散心的異國之旅、以及晚年移居海外的旅居生活，黃永武體驗了多種旅行形式，<sup>4</sup>足跡遍及歐亞美澳各洲，這些遊記作品，不僅記錄了豐富的異地見聞，也包含了對旅行本身的反思、遊記寫作的探討……等各種旅行思維。其次，黃永武 14 歲(1950 年)以前的生活於中國大陸渡過，之後由上海逃抵香港，1951 年開始定居臺灣，2001 年移民美加，擺盪於中國、臺灣、美洲新大陸之間，其旅行散文所呈現的情感認同，隨著生活空間的移動、時代背景的改變、人生閱歷的積累……等，反映出各種不同的複雜面相，不論是對陌生異地的凝視，抑或對故國自我的觀照，都是值得再深入探討的議題。

就時代發展來看，臺灣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頒佈戒嚴法開始，已進入「半鎖國」狀態，同年的 3 月 1 日便已先行實施「台灣境軍公教及旅客暫行辦法」，對於出入境旅客均嚴加管制；1978 年 12 月，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與發展，政府才針對出入境政策作了更開放的修改，放寬人民出國限制，<sup>5</sup>台灣第一

<sup>4</sup> 「旅行」多半強調過程中的艱苦困頓、「旅遊」則強調過程中歡愉輕鬆的一面，本質上雖有所差異，然而，倘若欲以此簡單辨別「旅行」與「旅遊」的不同，並不容易。《周易正義》釋「旅」字為：「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為『旅』」，即離開本土家室而外出異地，皆可稱為「旅」。在《韋伯斯特大字典中》，「旅遊」(tour)一詞被解釋為「是一個人回到其出發地所經歷的旅程；是一次出自商務、娛樂或教育目的所作的旅行，旅行期間通常按計劃的線路訪問不同的地方」，也是交錯使用了「旅行」、「旅遊」二種概念。參見謝彥君：《旅遊學概論》，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1。黃永武的遊記作品包含了旅行的艱辛與旅遊的愉悅，不僅有著嚴肅困頓的家國之思，也記錄了輕鬆愉快的個人情趣。

<sup>5</sup> 1978 年 12 月 31 日，內政部及國防部共同頒佈了「國民申請出國觀光規則」，第一條法規即明言：「為便利國民出國觀光，加強國際民間交流，特訂定本規則。」並規定除役男及後備軍人、國民兵之外，其餘國民均得申請出國觀光；雖仍限制每年申請出國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日期不得超過三個月……等，但與之前較之下，已放寬許多。參見朱大鎔：《觀光政策：理論與實務》，臺北：



本觀光護照，於1979年1月正式核發，出國旅遊人數開始逐年增加。隨著1987年解嚴，90年代國內休閒觀念成長，1997年以後華航、長榮等航空公司陸續舉辦大型旅行文學獎，臺灣興起一股旅行熱潮，旅行風格越發繽紛多元，進而出現大量旅行書寫作品。對比同時期、抑或不同年代同一主題的旅行書寫作品，黃永武的遊記，有何特殊之處？張瑞芬指出黃永武的現代小品文寫作「基本上是以《中國詩學》深厚蘊積的詩詞理論與文本為骨幹衍生而成的枝葉」<sup>6</sup>，以深厚的古典文學素養為基礎，黃永武的現代散文作品有著極為特殊的學者風格，長期浸淫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當實際旅行途中遭遇不同的異地新事物時，其遊記作品所擇取的觀看角度與詮釋手法，展現出何種鮮明的個人特色？就個人創作歷程而言，在傳統認知框架與新鮮體驗的交會之下，他的旅行觀與寫作手法，又有何改變？

本文即欲以黃永武的遊記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首先探討作品中在異地映照下所呈現的家國，身處於陌生的異國空間，家國成為旅人參照的對象，黃永武如何透過他者與家國的對比、碰撞，使得筆下的異國／故國更為立體清晰？其次，將進一步分析作品所呈現的旅行觀與遊記認知，分析他如何以作品實踐其旅行思維、如何以古典文學素養增添遊記的厚度。在分析文本的同時，亦將以同時代或同一主題的旅行作品加以比較，企圖從作品本身與時代背景的連結加以延伸，拓展其遊記作品的解讀空間。

## 二、異地映照下的家國

英國作家切斯頓(G.K. Cheserton)在前一世紀提出了一個有關旅行的原理：旅行的目的不在觀賞異地風光，而在以觀賞異地風光般的心情重新看

---

交通部觀光局，1986年，頁239。

<sup>6</sup> 張瑞芬：〈寫在人生邊上——黃永武《山居功課》、董橋《心中石榴又紅了》、思果《林園漫筆》三書評論〉，《明道文藝》305期，2001.8，頁78。



待自己的國家。<sup>7</sup>由於空間上的位移，在接觸陌生異國之際，彼此差異的存在，必然會提醒旅人產生對自己所屬文化及其身份的深刻體認和反思，因此，旅行也可能喚醒一種源自文化認同增強或是批判思考的文化反省過程。

面對不同的異文化，黃永武的遊記一面描述了新奇的旅行見聞，卻也在乍見新事物的同時，重新返回自己的過往經驗，透過相互對比的過程，映照出種種對家國的複雜認同與情感，大量出現的家國形象與反思，成為其遊記中不容忽視的重要部分。

### （一）恆常存在的文化故國

1985 年出版的《載愛飛行》為黃永武首部遊記作品，在為期一年的旅美生涯中，不論是書寫採草莓、採蘋果、與友人對談……等生活細節，抑或是參觀博物館、美術館、Disney 遊樂園、環球影城……等出遊行程，幾乎處處可見深沈的家國身影。

例如參觀美國大峽谷的壯麗自然景觀，他所聯想的是「回顧可憐的中國大陸，一直在暴動造反、戰爭破壞的顛簸之中」、<sup>8</sup>前往加州 Disney 遊樂園，見到各式先進的遊樂器材，除了讚賞樂園奇境外，他所感嘆的卻是「何時樂園也推出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八仙過海等遊戲項目，讓全世界的孩子，增廣童話的寶庫，共享中國童話傳統的美夢呢」<sup>9</sup>，異國景觀最後對照出的是旅人所自覺的家國責任：

唉，每逢異國河山壯麗的勝景展現在眼前，總會想起那「新亭對泣」

<sup>7</sup> Jeffrey A. Kottler 著、黎雅麗譯：《旅行，重新打造自己》，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1998 年，155。

<sup>8</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158。

<sup>9</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216。



的故事來，總有一天要掃靖馬恩列史的胡塵，把中國建設成處處是花園，才是我輩的責任啊！<sup>10</sup>

類似的家國省思，在 90 年代的作品中依然多次出現，例如當他參觀德國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時，見館內到處掛滿日本風箏，對於真正的風箏始祖——中國風箏卻付之闕如，僅以一小行文字帶過，更是深深感慨：

我們自己也有自然科學博物館，我們自己該好好地詳加研究，把中國先民的科技思想一一表揚出來，作最正確的說明，那才有用，好嗎？<sup>11</sup>

在日本京都見古都風貌文化保存完整，對比之際，不禁興起見賢思齊之感：

試想中國若能把古禮研究保存，維護幾座大城做古文化櫥窗，像京都一樣，光憑觀光收入，就遠勝商場與工廠了。<sup>12</sup>

不論行經何處，依然以古老中國文化為參照對象，對應著旅人專屬的家國責任。

此種沈重的家國責任，在臺灣早期的遊記作品中極為常見，同樣以家國為參照對象，5、60 年代的陳之藩與鍾梅音在遊記中有著相似反應。50 年代赴美留學的陳之藩在對比美國教育與國內傳統教育的差異後，發現傳統奴才教育遠不如美國的領袖人才教育，因為擔憂國家前途，他「把功課推到一旁，伏案哭了」；<sup>13</sup>60 年代隨外交官丈夫環遊世界、著有《海天遊蹤》

<sup>10</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158。

<sup>11</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79。

<sup>12</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47。

<sup>13</sup> 「我不禁想起，我們這悲哀的一代，我們這淒涼的祖國。不知道誰的主意，覺得培養領袖人才最不切要。學校所獎勵的是最聽「恩師」話的奴才學生；社會





的鍾梅音，則是對比歐美先進國家與自己故國之際，屢屢抒發「恨鐵不成鋼」<sup>14</sup>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同樣有著沈重的家國責任，黃永武所參照的對象，與陳、鍾所企盼的富強國家，仍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亮軒在評論《載愛飛行》一書時，指出該書最大特色為「總是見到這麼一個人，用他的眼睛與心靈，注視著歷史中之中國、在臺灣之中國、在大陸之中國、還有未來之中國」，<sup>15</sup>實際上，不止《載愛飛行》一書如此，黃永武之後的遊記作品，同樣有著相同特點，這些作品中多次出現並認同的「中國」意象，所指涉的往往是文化意義上的抽象中國，而非現實存在的政治中國。

《載愛飛行》中，在異國生活所對照出的古老文化中國，屢屢展現了黃永武高度的民族自信心，例如在自然景觀方面，「中國的土地，每一寸都為祖先的血汗所浸潤，每一處都有可歌可泣的文化史蹟可供觀賞，比起美國雄奇的自然景觀來，更多了史蹟文學的高雅性」<sup>16</sup>、在藝術方面，他見到康寧鎮玻璃博物館所展示的乾隆年間玻璃瓶雕工十分精緻，更深深讚嘆

---

所獎勵的是最會給上司送禮的屬員。上上下下全是唯唯否否，看一人的顏色，試一人的脾胃。世界上哪有富強康樂的國家是由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我把功課推到一旁，伏案哭了。」參見陳之藩：《陳之藩文集（1）》，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284-286。

<sup>14</sup> 鍾梅音於1964年6月24日隨夫婿出國考察，至9月2日歸來，恰好環遊世界80天。遊歷亞、歐、美等13個國家，在《海天遊蹤》中她感嘆：「看了挪威與比利時、瑞士、這些小國的表現，我覺得我們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去對付若干必須從根本解決的問題，只求得過且過，卻把一切寄望於反攻大陸以後，是不成其為理由的，我對自己的國家確有『恨鐵不成鋼』的感慨□□，戰亂也不應作為不上進的藉口，所謂『多難興邦』，生活在一個充滿因循敷衍與僥倖心理的社會，才是最大的悲哀！」鍾梅音：《海天遊蹤(上)》，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66年，頁4。

<sup>15</sup> 亮軒：〈扁舟一葉任西東〉，《聯合文學》1卷7期（1985年5月），頁154。

<sup>16</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158。



「單有了這一件，也就豔壓群芳，揚眉吐氣了」、<sup>17</sup>在歷史資源方面，康乃爾大學配合愛爾蘭聖徒節所舉辦的青龍昇天活動，在他以中國的舞龍傳統為對比之後，更加肯定「回顧我們中華民族，歷史的資源真足以自豪，任何一事一物，都有源源本本的來龍去脈，這分民族資產，實在必須好好地維護保存才對」。<sup>18</sup>類似的情感，在 90 年代的澳洲遊記中依然出現，例如見雪梨大鐵橋，思及其興建背景，認為是仿效漢初蕭何造未央宮，以工程協助國計民生發展的概念、紐西蘭雖有松柏楊柳，卻無民族歷史血汗的灌溉，遠不如中國民族文化的悠久歷史。<sup>19</sup>

迥異於陳、鐘二人的哀傷反應，即便同樣提及了旅人的家國責任，在黃永武的遊記作品中，異國文化所對照出的故國形象，卻反而因悠久的文化傳統而令人自豪，遊記中的旅人責任，也不免由陳鍾二人對富強國家的渴望，轉化為民族文化的復興與發揚。

此種對文化故國的認同與回歸，不免令人想到 6、70 年代頻頻在異國尋鄉、思鄉的余光中，當他登上紐約帝國大廈，異國高樓風景所召喚出的卻是旅人對「抗戰前的中國」之回歸渴望。<sup>20</sup>在相似的情感基調之下，黃永武參觀完波士頓美術館二樓中國陳列室所展示的宋徽宗杏花鸚鵡圖，閉館離開之後，也不免感嘆起「那隻徽宗畫的五色鸚鵡，有飛回古老中國的

---

<sup>17</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86。

<sup>18</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128-129。

<sup>19</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77-178、181。

<sup>20</sup> 「如果我是一隻燕子，一定飛下去，啄一頂最漂亮的女帽來送你。

那我就變成一隻雌燕子——

我們一起飛回中國去。

也不要護照。也不要任何行李。

我是說，回到抗戰前的中國。

那再也不可能了。

太陽降下去的方向，便是中國。諾，就在那邊，在紐澤西州的那邊還要那邊。」

參見余光中：《望鄉的牧神》，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68 年，頁 39。



一天嗎？……」<sup>21</sup>

誠如他在晚年的隨筆作品中所言：「當中國是抽象泛指的歷史文化時，非常可愛，當中國是遙遠的黃河長江時，也還可愛」，<sup>22</sup>異國形象所對照出的文化故國令人嚮往，然而，對於現實生活中的政治中國卻充滿了諸多批判。80 年代《載愛飛行》，透過聆聽演講、參觀動物園的熊貓……等相關經驗，大力批判當時的中共政權，直接明言「我們厭惡的是邪惡的中共政權，那一小撮土匪出身的酋徒所組成的吸血組織，而不是來自廣大中國的人與物」；<sup>23</sup>90 年代再次赴美旅行，當他見到北美農場由一望無際的砂磧被灌溉成草原時，再對比中國影片《黃土地》中「黃土山積，寸草不生」、「一窮二白，民不聊生」的陝北現況，隨即譴責起「仍在忙著射導彈、爆核彈，只想威嚇自己同胞」的執政者。<sup>24</sup>相對於對文化故國的高度認同，他以犀利的批判對比異地景物，在遊記作品中呈現出極為醜惡的中共負面形象。

對文化故國的高度認同，隨著旅行經驗的增加而有了不同的轉變，對於 80 年代《載愛飛行》及 90 年代澳洲遊記中所盛讚、甚至引以為傲的歷史文化風景，黃永武開始有了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在 90 年代的〈歐遊雜感〉中，他開始感嘆「到歐洲去和中國大陸去，有同樣的觀感，那就是歷史沈積的陰影無處不在……唉，實在聽煩了某王幾世的奪權故事」，<sup>25</sup>移民美加後，對比美國自然景觀與中國的人文山水，因人生閱歷的不同而有了另一種看法：

遊美國的山水，擁抱大自然，很少會興起歷史的感歎，不像中國的

<sup>21</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37-38。

<sup>22</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31。

<sup>23</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220。

<sup>24</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27-128。

<sup>25</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93。



山水地名都成為歷史人文中嵌鑲的寶石，自然景物裏煥發的是歷史人物的光澤……美國的山水雖缺少經歷文化洪流的浸潤，但也少經戰爭兵火的煎熬。有了歷史文化掌故，江山顯得蘊藏豐沛……美國的山水少有這些歷史陳跡，倒也用不著站在這裏長歎一聲，走到那邊大哭一場，沒有歷史的憂深思遠，且踏實於今朝，且樂今朝。我站在這雪山下沈思，真難說哪樣的山河才是比較幸運呀！<sup>26</sup>

早年在遊記中所引以為豪、大勝美國自然景觀的故國文化史蹟，晚年看來，卻反而成為另一種負擔，著眼於今的單純異國山水未必毫無可取之處，由絕對自豪到徘徊不定的態度轉變，正代表了他對文化故國的重新思索與選擇。

## （二）疆界的鬆動

相較於抽象的文化故國，黃永武遊記中所映照出的臺灣形象顯得具體許多。在 80 年代的《為愛飛行》中，黃先生與友人冒雨開車至偏僻的活鏗谷欣賞雷射燈光秀，見美國人民對文化活動的熱愛與投入，便以臺灣作為對比，思索起臺灣精緻文化的未來：

我覺得這場「雷射燈光秀」，正可以作為精緻文化的例子。在臺灣是贈送免費入場券也未必有人來看的，但在美國的偏僻山野，可以一場場在雨天鵠立排隊購票，這是整個社會的水準共同認定了它的價值。國內想把通俗文化提昇到這一層面，還不知要努力多少年！<sup>27</sup>

以他者為借鏡，映照出當時臺灣缺乏精緻文化的隱憂。

<sup>26</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13。

<sup>27</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164。



此種以異國為鏡、批判臺灣各項缺失、進而期待台灣見賢思齊的對照方式，在 90 年代《生活美學〈情趣〉》中的遊記作品尤為常見。例如荷蘭之行見腳踏車專用道規劃良好，臺灣卻是「摩托車欺壓腳踏車、汽車欺壓摩托車、聯結車欺壓汽車」<sup>28</sup>、遊德國見旅館窗戶設計理想，希望鐵窗像封閉鳥籠的臺灣住家，亦能仿倣德國設計，防盜並有利於逃生<sup>29</sup>、遊加拿大見沒落的雪曼納絲小鎮因經營得方，名列熱門旅遊景點，則期許臺灣以此為學習對象，於「珍惜本土文物」、「根留臺灣」、「社區建設」之際，提升世界定位<sup>30</sup>、在旅行所見無一不美好的日本京都，更直言希望「讓台北像京都一樣，成為免於恐懼的世界都市」，且「你我都有責任去推動建設它的」。<sup>31</sup>

比起對文化故國的歷史緬懷，黃永武積極對比出一個仍在進步階段、需要多方面努力的臺灣形象，專屬於旅人的責任感依然存在。霍爾（Stuart Hall）在《民族認同：認同與差異》強調身份認同是一種生產（production），一種永遠未完成的生產，是內建，而非外現，恆在變化中：

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變化』的問題。它屬於過去也同樣屬於未來。它不是已經存在的、超越時間、地點、歷史和文化的東西。文化身份是有源頭、有歷史的。

但是，與一切有歷史的事物一樣，它們也經歷了不斷變化。它們絕不是永恆地固定在某一本質化的過去，而是屈從於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嬉戲」。<sup>32</sup>

<sup>28</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98。

<sup>29</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86。

<sup>30</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19。

<sup>31</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53-154。

<sup>32</sup> 羅綱、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09。



由童年經驗的中國擺盪至現實經驗中的臺灣與異國，隨著主體的移動，異文化的碰撞呈現各式反差，亦促使旅人在過程中調整對自我身分的認同。

也正因為如此，在黃永武的遊記中，歐美先進國家所映照出的臺灣，雖有著多種缺失等待改善，改善的責任卻是歸屬於旅人自身，以此為出發點及回歸點的旅人，並非只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

旅行書除了記錄旅途的經驗表象，更重要的是建構作者的自我主體 (subjectivity) 以及『他者』 (other) 之間的對話交鋒。<sup>33</sup> 在跨越疆界的旅行過程中，自我跨界進入一個陌生、不熟悉的環境與他者相遇，旅者帶著自己原有的社會價值觀，和原來社會文化所建構的自我，在這個空間中相互摩擦碰撞，以產生互動、對話和協調，並藉由認識他者或試圖變成他者以回歸自我、建構自我，而使得主體、自我、認同有了重新建構的空間與機會。

34

在80年代《載愛飛行》中，黃永武的旅居心得以及與海外華人朋友們的對談，反映出極為有趣的現象：

實際生活進美國社會中去的時候，並不像我這種遊客的想法那麼輕鬆愉快……國內批評美國來客有「三氣」，什麼「說話洋氣，穿著土氣，送禮小器」，就是在這種生活環境下自然養成的，我來這兒八個月，節儉小器，都學像了。<sup>35</sup>

當告訴留美學人，台灣許多學中文的教書朋友，都已經買下五百萬台幣的大廈住屋時，幾乎沒有一人會相信，都歪過頭來問：「怎麼可能？」我必須再三強調說「這是真的」，他們個個異口同聲道：「那我們應該

<sup>33</sup> 宋美瑋：〈自我主體、階級認同與國族概論：論狄福、菲爾定和包士威爾的旅行書〉，《中外文學》304期，1997.9，頁5。

<sup>34</sup> 李鴻瓊：〈空間，現代，後現代：波西亞與海德格〉，《中外文學》304期，1997.9，頁32。

<sup>35</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179。



回臺灣呀！」五百萬的房子，比什麼宣傳都具有吸引力！<sup>36</sup>

尚未抵達美國之前，不知美國物價消費極高，等接觸他者、受他者社會影響之後，自我的行為習慣隨之受到調整。透過海外華人朋友的驚嘆，則使得他更加清楚台灣經濟成長的結果，瞭解臺灣定位。這些對自我的重新認識與瞭解，都是藉由異國旅行的實踐而達成。

80 年代短暫旅居美國期間，黃永武在綺色佳畫出一個「遙遠而虛無的田園夢境」、「中國讀書人都有隱遯山林的夢」，<sup>37</sup>這個夢境在退休後得以實現，他自言「退休後移民海外，多少有些自覓桃花源」的嚮往，<sup>38</sup>卻也因距離的存在，開始重新看待臺灣與故國：

法人盧梭說過：「你若是想為祖國的真正利益寫書，你就不應該到祖國的懷抱中去寫。」真的，身處海外有點距離才看得真、說得直，期待得美且善。我對臺灣、對中國，從海上桃源偶傳紅葉，成為故園昏埃中的劍氣，其實都是愛。<sup>39</sup>

透過書寫強調對故園的思念與情感。實際上，在不停輾轉遷徙的過程中，旅人原先劃定的疆界早已為之鬆動，以黃先生在新居所添種的桂花樹為例，桂花香氣引發他對童年記憶與臺灣生活的懷念，以及對神話傳說的聯想，這株桂花樹被黃先生稱為「舊鄉懷念的樹」、「對父母的相思樹」、「對中華文化的相思樹」，更觸發了他對「故鄉」二字的重新定義：

回想自渡海以來，他鄉成了中原，中原成了他鄉，故鄉在哪裏？古人說過「重遊即是故鄉」，而我喜說「重聞即是故鄉」，那裏重聞到

<sup>36</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179-180。

<sup>37</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200。

<sup>38</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3。

<sup>39</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3。



濃郁的桂花香，那裏就是故鄉。桂啊！有時香霧迷人，有時仙芬淒冷，我的父母都在天上桂香的記憶中，我童年壯年也都在桂子飄落時魂夢俱香，無論正朔猶存多久，江山已改多少，故鄉已羽化為一種嗅覺，而不是地圖上的地名，桂香就是我的故鄉。<sup>40</sup>

「嗅覺是無所不能的魔法師，能送我們越過數千里，穿過所有往日的時光」，世上沒有比氣味更容易記憶的事物，氣味與記憶中心的聯結是一條路徑，靈巧地帶領我們穿越時空，只要觸及氣味的引線，回憶就立即爆發，而複雜的幻影也由深處浮顯。<sup>41</sup>在時間與空間所構築而成的遙遠距離中，嗅覺成為召喚旅人原鄉的唯一依據。有形的地域疆界已被瓦解，地圖上的故鄉／他鄉皆須重新定義，被羽化為嗅覺的故鄉反映了旅人漸趨稀薄的地域認同，也強化了文化與記憶的界定意義，此處所映照出的故國／異國，恐怕也越發模糊難辨。

### 三、旅行觀與創作觀的實踐

在累積了豐富的旅行閱歷後，多次書寫自己的旅行經驗，黃永武對於旅行本身與遊記的創作，提出了許多值得探討的看法，透過遊記的書寫，

---

<sup>40</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64-65。

<sup>41</sup> 海倫凱勒對嗅覺與記憶的連結有十分生動的描述：「嗅覺是無所不能的魔法師，能送我們越過數千里，穿過所有往日的時光。果實的芳香使我飄回南方故里，重溫孩提時代在桃子園中的歡樂時光。其他的氣味，瞬息即逝又難於捕捉，卻使我的心房快樂地膨脹、或因憶起悲傷而收縮。正當我想到各種氣味時，我的鼻子也充滿各色香氣，喚起了逝去夏日和遠方秋收田野的甜蜜回憶」。嗅覺與語言之間的關係亦有別於其他感官：「在辭藻豐富的世界裡，幾乎所有的奇蹟都能用言語切割解體，唯獨氣味常常就在我們的舌尖——卻僅此而已，它和言語有一段神奇的距離，神祕不可測，是股無名的力量，神聖不可侵犯」。參見無法描述卻又專屬於故鄉的嗅覺記憶，對旅人而言，自然有其特殊意義存在。參見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祺譯：《感官之旅》，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 18-25。





其旅行觀與創作觀的轉變歷程，亦呈顯了不同的旅行意義。

## （一）關於旅行

不論是 80 年代的《載愛飛行》或是 90 年代抽空出遊與退休後的海外之旅，黃永武均十分肯定旅行所帶來的益處：

單就博物常識而言，旅行已帶給我多少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呀！<sup>42</sup>

行萬里路，常可補助讀萬卷書的不足，書裏所讀還懵懵懂懂，路上見到才教人豁然開朗。<sup>43</sup>

旅行可增廣見聞，拓展視野，彌補書本知識的不足。《載愛飛行》中，當他參觀完洛杉磯動物園各式珍奇動物時，所得到的體悟也是相似感觸：「誰行得萬里路？誰讀得完萬國書？宇宙無盡，眾生萬千，人的見識畢竟也是有限的啊」，<sup>44</sup>透過親歷其境的旅行，旅人得以窺見廣大世界中的渺小自我。

其次，關於旅行方式的選擇，90 年代的黃永武已親身體驗到跟團旅行與自助旅行的差異。當時全家加拿大洛磯山脈旅遊，卻因報名人數過多，不得已改採自助旅行方式，於露易斯湖租借帳棚露營，這場看似意外的插曲，卻讓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旅行收穫：

露易斯湖真是天地靈秀之氣獨鐘之地，那一碧萬頃的湖光，那長年皎潔的冰原，和萬萬千千削尖筆立的松柏，有秩序地將視野配置得極深極遠，加上倒影的複製，乍然會面，秀麗異常。我在想，如果沒有昨夜森林裡的露宿，沒有清晨幽徑上的探索，內心的俗慮澄淨

---

<sup>42</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170。

<sup>43</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35。

<sup>44</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222。



得不夠晶瑩透剔，若貿然從雜沓的遊覽車上下來，與這湖景打照面，可能不易為如此超奇絕俗的景色所感動、所降伏。<sup>45</sup>

意外被迫採取的自助旅行，卻使得旅人得以更敏銳的感官，清楚窺見外在景物的特色。旅行結束後，對比《徐霞客遊記》中的文字記載，他更深肯定自助旅行的優點：「這種步步隱含冒險性、開創性的旅行，才能恢復青春活力，才能體驗全新的想像力，才能滿足對未知事物的渴望，才是旅行的真趣味所在吧」！<sup>46</sup>

90年代臺灣人出國旅行的風氣極為盛行，<sup>47</sup>許多台灣旅人的素養卻未隨著旅行次數的增加隨之提升，黃永武在遊記中對此亦提出諸多反省，例如歐遊時見越來越多的台灣觀光客出現，雖肯定國民經濟力量的展現，卻也因國民文化素質未能提升，許多台灣觀光客的誇張行徑「到處教外國人看不起」，而不免感嘆「這些羞恥，讓每一個臺灣來的都分攤了」，認為這些旅行亂象反映出臺灣旅人的文化教育問題；<sup>48</sup>在他的觀察之下，各項旅行細節，無不映照出臺灣旅人的文化素養有待提升的事實，以用餐習慣為

---

<sup>45</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111。

<sup>46</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111-112。

<sup>47</sup>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1981年到1999年，出國人數的平均年增率為14.7%，光是出國旅行的人數，便已呈現如此巨幅的成長。參見李淑宏：《因為旅行，所以存在－旅行世紀的台灣新世代》，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6，頁9。

<sup>48</sup> 黃先生在遊記中對此有極為詳盡的描述：「在歐洲各觀光點，到處擠滿臺灣來的觀光客，一團未走，一團又來，國民經濟力量的展現，已令外人不容忽視，只可惜國民文化素質太不整齊，到處教外國人看不起，例如在子彈列車裏喜歡脫光腳丫，一面走一面擤鼻涕，又一路上丟下朵朵白衛生紙；觀光旅社裏嗓門比賽，旁若無人；自助早餐時，居然一手擎來五個熟雞蛋；還有在眾目睽睽下，手指伸到大盤酸乳酪裏蘸一點到嘴鍾嘗嘗！買二十萬元的金錶金鍊不吝嗇，但上廁所要收費四元就寧可憋尿，要不然就一人丟錢，眾人壓住廁所門栓，投一次錢上五個人……所受文化教育全反映出來，這些羞恥，讓每一個臺灣來的都分攤了」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202-203。



例，「國人的輕躁無深度、勢利無品味、只求填飽肚子而無享樂的美感，只要一頓飯下來，短處莫不暴露無遺」、「近年來國人心弦繃得太緊，失掉「鬆」字的舒和意味，一切藝術美感，沒有『鬆』字根本浮現不出來」，<sup>49</sup>

黃永武的此番見解，與莊裕安在〈旅行是一面鏡子〉一文中所提出的旅人省思極為相似，莊裕安從 90 年代的臺灣出國觀光熱潮與出國亂象中指出「臺灣人正由旅遊經驗中，發現公德的敗壞、常識的低能、美感的缺乏，適當的挫折，也帶來適當的反省」，進而提醒國人重新思索旅行的意義：「旅行是一面鏡子，除了照見國民外匯存底，不再是修養或快樂的相對指數，其實更重要的是反省自己的蒼白貧血」。<sup>50</sup>同樣皆以臺灣旅人為關注對象，對臺灣的旅行風氣與文化素養提出檢討。在此類以「旅行」本身為主題的檢討反省中，異國景物已非書寫重點，反身觀照的旅人更為深入地挖掘出旅行本身的不同面相。

80 年代《載愛飛行》中憂心忡忡、嚴肅沈重的旅行，到了 90 年代後，開始有了不同的轉變。旅行成為放鬆身心、調劑生活的選擇：

看厭了人世的紛爭傾軋，去細賞一下鳥獸蟲魚的世界如何？從台北直往南飛，飛了約七千公里，飛到南半球的澳洲、紐西蘭，那裡的山川景色令人稱奇，民俗風物令人稱羨，珍禽異卉更令人賞心悅目。<sup>51</sup>

暫時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前往遠方轉換心情，這樣的旅行也成為日常生活的休閒選擇之一。

如是旅行方式，在黃永武的遊記中，反映出一種悠然自得的心境。例如睡樹熊（無尾熊）在他看來：「安分隨緣又懶於應付世情，像個澹泊的隱

<sup>49</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200。

<sup>50</sup> 莊裕安：〈旅行是一面鏡子〉，孟樊主編：《旅行文學讀本》，台北：揚智文化出版社，2005 年，頁 258、260。

<sup>51</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65。



者」，令人感受到「心若枯禪，情同止水」，「人若懶於世情的應對，必然進入『無羨無援，無榮無辱』的出世境地了」，進而悟出「萬言雖萬當，不如一默佳」的道理，「人間擾擾聒噪何為？不如再睡睡」。<sup>52</sup>透過對異國動物的觀照，與內在自我對話，投射出恬靜自得的心境。

此種悠然自得的旅行體悟，在他退休移民後的遊記作品中更為常見，例如在加拿大參觀野鳥保護區見萬鳥歡舞，發現「快樂與文明知識似乎毫不相關，快樂與名聲金錢往往背道而馳」，迴翔飛舞的鳥群，在他筆下成為「只有自在，生活的目的，就在享受生活，讓別人高興，自己也更快活」的和樂團體，最後歸結出「隨遇而安，生命就在歡暢裡」<sup>53</sup>之閒適心得；阿拉斯加之行，見冰天雪地，人民經營觀光得方，然而雪山麗景，偏多蚊蚋，不禁感嘆「也許這就是人生吧！人生哪有全美的事」、「人生不正如此？百利中總有一害，視為天然啦；百害中且無一利，看作幸運吧！」<sup>54</sup>

對比之前的家國感嘆，此番隨喜隨樂的人生體悟顯得格外平靜。退休移民海外的黃永武已在作品中明言自己此刻的旅行觀：

出門走走，最好不帶目標任務，不然就是出差，不是旅遊了。曾在書上讀到：「古人之遊事，殊不草草，即有文章性命之業生乎其中。」把出去走走的使命目標訂得如此沈重，我想即使有這樣的人，一百年有一二個已經夠多了，誰要像顧炎武那樣一面出遊，一面還要寫《天下郡國利病書》？誰要像亡國後出家的和尚，雲遊看看山水，也要寄遇什麼傷心家國無窮恨？輕鬆出門走走，暫且放下久纏在心頭的事，看山就為了愛看山，看水就為了愛看水，方能解解悶。<sup>55</sup>

出遊的好處就是要讓靈魂自由自在片刻，把固定的面具卸下，把跟

<sup>52</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71-172。

<sup>53</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9。

<sup>54</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85。

<sup>55</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07。



蹤的巨影趕走，這一段開敞的路上，在前面帶領自己的是清心與自由，自我充電、自我娛樂，這樣才能解悶。<sup>56</sup>

他並徵引朱熹「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詩句為例，強調「心中若得了出門的真趣，就不必泥著形跡，只要張開眼睛，就有容量足夠的美好景物」，<sup>57</sup>在〈人情愛遠遊〉一文中也再次強調「當你認識了萬水千山的面目，看那裡都是足以暢情取境的好鏡頭」。<sup>58</sup>

黃永武此時所言的旅行，已卸下家國責任、工作事務的包袱了，出遊為解悶，讓靈魂享受自由自在的片刻，旅人的自我心靈成為整趟旅行中的最重要核心。此番旅行觀，在90年代以「晃蕩之旅」聞名的旅行作家舒國治身上，<sup>59</sup>可以看到更為徹底的實踐。以舒氏1997年獲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的〈香港獨遊〉一文為例，在香港八天七夜的停留中，他「完全沒事。只是來，只是看，東張西望；只是走，大街小巷上山下海；只是換地方停留」，在看似漫無目的的晃蕩遊走中，城市的面貌與旅人內在自我卻也隨之沈澱，更為清晰地呈現：

連著幾天奔行馳射，會有幾個剎那，突然感到說不出的寂寞，甚至覺得自己到了全世界最寂寞的一個城市。每一條街道、每一處大型商場、每一個地鐵站皆逡巡著像我一樣庸碌奔行人群，奔行往不知

---

<sup>56</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08。

<sup>57</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08。

<sup>58</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00。

<sup>59</sup> 舒國治於 1997 年以〈香港獨遊〉獲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1998 年再以〈遙遠的公路〉一文獲第一屆長榮寰宇文學獎首獎，隨後推出一系列以「旅行」為主題之散文作品，如《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2000）、《門外漢的京都》（2006）、《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與睡覺》（2006），可說是臺灣 90 年代最受矚目的旅行作家。舒國治的旅行以晃蕩的基調為主，從看似無所事事的漫遊中，進行內在的自我反思與辯證。



何是的途程。<sup>60</sup>

不為任何目的的出遊，與黃永武所言的「出門走走」極為類似，然而，在表面看似閒散的行旅過程中，舒國治所進行的卻是一場場重新返回旅人內在、面對自我的對話與辯證，與黃永武所言的娛樂解悶又不盡然完全相同。

舒國治的旅行觀與黃永武晚年的體悟仍有部分相似：

流浪，本是堅壁清野；是以變動的空間換取眼界的開闊震盪，以長久的時間換取終至平靜空澹的心境。故流浪久了、遠了……看壯麗與看淺平，皆是一樣。這時的旅行，只是移動而已。至此境地，哪裡都是好的，哪裡皆能待得，也哪裡都可隨時離開，無所謂必須留戀之鄉矣。<sup>61</sup>

「哪裡都是好的，哪裡皆能待得」的旅行姿態，與黃先生引朱熹詩句所說明的旅行趣味，同樣皆強調旅人的內在自我方為整趟旅行的關鍵，此時的外在景物反而隱身於後，不再是旅行的唯一關注焦點。此種老練的旅行姿態，已跳脫一般異國遊記的炫奇誇耀，需要相當程度的旅行閱歷累積，方能重新定義不同層次的旅行真趣。

## （二）關於遊記

黃永武在 80 年代所出版的《載愛飛行》中，曾提及寫作遊記的三個要件：「出塵瀟灑的胸襟、克服環境的體能、閒曠無為的歲月」，欲三者兼

---

<sup>60</sup> 舒國治：《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 年，頁 61。

<sup>61</sup> 舒國治：《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與睡覺》，台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250。



具十分困難，因此「想把遊記寫成功，實在不是容易的事」，<sup>62</sup>他將自己的旅美遊記概括為「上國繁華的勝事、薜蘿幽人的獨白、海內海外親朋的眷懷，以及眺望赤色大陸日暮天寒的感喟」，全書的摹景記事，「不在乎能否賞會那異邦的真山真水，而以一抒中國的文化情結為依歸」。<sup>63</sup>

秉持著「以一抒中國的文化情結為依歸」的原則，《載愛飛行》中的異國山水無不沾染濃厚故國色彩，長期浸淫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黃永武深厚的學養知識，成為詮釋異鄉經驗的獨特方式。以《載愛飛行》為例，見美國跳蚤市場，即以孔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的大同社會做為比附<sup>64</sup>、參觀康寧鎮玻璃博物館，不但以「水晶宮」喻之，更洋洋灑灑引來多位唐宋詩人描述「玻璃」的詩句<sup>65</sup>、參觀華府歷史博物館，等於「和讀一徧海外奇談的山海經差不多啦」<sup>66</sup>，最為奇特的是描寫參觀環球影城時，搭乘四節聯車欣賞各式科技特效與廢置道具的部分：

世界一切如「夢幻泡影」的佛家觀點，「芥子裏面可納須彌山」的禪理，在影城裏是最容易得到印證的……一切起滅轉換的世間現象，實在都是「因」及「緣」的時空交叉變動，多少契闊離合、組成解散，便造成了戲劇中的悲嘆嗟惜。佛家說一切都是暫時的、暫有的。小至門窗磚瓦，大至大地山河，都是假相？試想這些道具拆開後重重跌跌地收回牆角，但它曾完成的每一齣戲劇中激情的男女主角，

<sup>62</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4。

<sup>63</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4-5。

<sup>64</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60。

<sup>65</sup> 「我對玻璃的歷史懂得太少，只從唐人李賀的詩：『羲和敲日玻璃聲』、李商隱詩：『半杯松葉凍玻璃』，知道唐朝人已經用玻璃杯；又讀過宋人何耕的詩：『十頃玻璃秋色靜，一林竿籟曉聲寒』、張栻的詩：『玻璃盆外起千鬟，路入空濛紫翠間』，猜想宋朝人大概用玻璃作大型的盆缸了。」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83。

<sup>66</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138。



究竟已星散何處去了呢？<sup>67</sup>

一同遊覽影城的當地同伴是兩位比丘尼，西方娛樂科技的展現，在他筆下卻被類比為佛法因緣的展現，影城一連串天翻地覆的電腦特效，透過佛理的聯想，被譬喻為「佛家的試煉」。<sup>68</sup>

透過原本熟悉的認知框架，類比旅行所見新事物，為黃永武所採取的遊記書寫策略。80年代的旅美記錄充滿各式中國典籍的對照，90年代的遊記作品，亦有著相同特色。例如描寫日本京都的詩仙堂，引用《詩話總龜》、《太平廣記》及逸史等資料加以說明白居易與「白樂天院」之關係<sup>69</sup>、描述圓蹄大膀的德國豬腳，則稱其「大有漢代初年，樊噲衝入鴻門宴中，覆盾餘地，拔刀切食生豬肩的壯士氣概」<sup>70</sup>、「細細觀察瑞士，等於紮紮實實上了一堂《易經》課」<sup>71</sup>、參觀德國慕尼黑得意志博物館，見館內對中國發明風箏之記載，更是引來《韓非子》、《淮南子》、《抱朴子》、唐人趙昕《息燈鷄文》、《漢書》、元人周達觀《誠齋雜記》、宋代李元《獨異志》……等風箏相關記錄加以溯源、退休後赴夏威夷遊覽，引郁永河臺灣〈土番竹枝詞〉、《列仙傳》……等內容對比當地毛利人習俗與物種。<sup>72</sup>資料豐富詳盡，典故考據翔實，充分表現淵博學識。

信手拈來古典文史資料，詮釋異地見聞的方式，一方面可增加遊記的深度，一方面卻也容易因大量知性資料的呈現，使得作品的感性稍嫌薄弱。<sup>73</sup>研究旅行敘事的學者伊斯蘭(Syed Manzurul Islam)曾說一個旅行者確定異地的辦法是表達「異己論述」(discourse of the other)：「旅行者可能長途艱

<sup>67</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212-213。

<sup>68</sup> 黃永武：《載愛飛行》，頁 213。

<sup>69</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39-140。

<sup>70</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92。

<sup>71</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14-116。

<sup>72</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79。

<sup>73</sup> 亮軒：〈扁舟一葉任西東〉，頁 154。





苦跋涉，到達印度加爾喀達，但是唯有藉著表達論述中的差異，他／她才能宣稱跨越了疆界」<sup>74</sup>。強調了旅行必須在「敘事」中才能成立。惟有透過文字、語言的敘述，旅行的觀念、過程與其間的種種想像，才能落實成形。藉由回歸傳統文史典籍，黃永武所確定的異地形象，在新舊經驗的頻頻交替映照中，呈現出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特殊組合，表面上看似跨越疆界，實質上卻是另一種形式的回歸。

對於此種書寫習慣，他亦有所自覺：

長途旅遊的目標是在「博覽」，但博覽之餘，自覺有點心得的常在偶然的「一瞥」。一瞥是找到一個小小的切入點，看到些「獨悟」的東西。每個人獨悟的方向深淺有別，像我總是想到古書裏的某句詩或某樣事物。

這容易被別人誤解在賣弄什麼，其實這種心思的歸向，是各個人長年不同的「結習」所在，是「結習難忘」不知不覺往平生有興趣的事物去鑽動，有興趣才觸動心思，慣性地往那歸向尋找切入點，也不管拈出的東西有益無益，完全是解謎自娛的心情。<sup>75</sup>

正是此種「一瞥」的認真習慣，使得他的遊記在吸納各式古典文史資料後，展現極為鮮明的個人特色。

對於傳統詩句未能容納的新經驗，黃永武有精彩的描寫，以參觀紐西蘭螢火地穴為例，在「螢火如靜僧」極為詩意的標題之下，先引用《大戴禮》中的「丹良」進食「白鳥」的典故，說明「丹良」就是螢火蟲的一種，隨後所見的螢火地穴景象，卻顛覆了他以往從古典詩詞中所獲得的認知：

---

<sup>74</sup> Karla A. Henderson 等著、劉耳等譯：《女性休閒-女性主義的視角》，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頁143-144。

<sup>75</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167。



傳統對螢火形容為「晶瑩林際，的爍池中」，場面嫌小嫌弱，而這裏的整個河道上空像橫著珠彩碎影的銀河，不時舷近崖壁，銀河群星逼近眉睫，淡淡的藍光像鑽石庫，像水晶葡萄串，神奇幽幻，早不是古人以拋殘照夜的明珠、點碎秋燐的鬼血，所能形容的了。<sup>76</sup>

前所未見的自然景觀，重新打造了旅行記憶，跳脫古籍的既有陳述，他開始以自己的方式書寫旅行風景。

在黃永武晚期的遊記作品中，已較少直接徵引典籍原文，而是改以鑄鑄變化的方式呈現，以他筆下的華盛頓州奧林匹克公園雨林為例：

岸邊不時揚起浪潮裏一球球白色的泡沫，像風絮，像冰霰，隨散隨起，是我很少見過的海灘奇景。

我在一株粗壯的漂木上坐定，放眼眺望，山崖被長年海水切割成一座座列島，六七座遠樹依稀的島嶼在海面中央像琴瑟的小柱，而平平的浪紋像白練七絃，一線一線橫至天際，不知是風濤在吼，還是靈鼉在泣？海潮正奏起萬古未變的天樂，相較之下，虞韶夏舞都嫌太現代了。<sup>77</sup>

雖無直接徵引對照的典籍原文，然而，「琴瑟」、「小柱」、「白練」、「七絃」、「靈鼉」、「虞韶夏舞」……等大量出現的古典意象，卻還是使得少見的海灘奇景，在如是陳述中充滿著古老傳統的中國氣息，而非新奇的異國情調。

在〈人情愛遠遊〉一文中，黃永武對於「遊記」本身的思考提出頗多見解：

---

<sup>76</sup> 黃永武：《生活美學〈情趣〉》，頁 167。

<sup>77</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12。



文章要得山水景物之助，來變化氣質，山水景物也要得文章之助，才傳播久遠。……現今的世界更寬了，尼加拉瀑布的壯麗、落磯山巨石的磅礴、瑞士雪山的險峻、荷蘭花園的秀逸……怎能不遊？怎能不寫？<sup>78</sup>

未必是預先想寫遊記才去旅行，而是登高臨深時滔滔莽莽的天趣自然催促你要寫。<sup>79</sup>

山水與作者既是交相助益的……名山勝水髣髴期待某人相值相遇，要將千狀萬態的勃鬱的靈光，託付其筆舌中洩瀉出來，比之於某人期待要和山水相值相遇，尤為迫切。<sup>80</sup>

遊記為自然山水對旅人的感發，現今旅人所遭遇之世界，比起古代文人而言更為繽紛遼闊，旅行及書寫，均為赴山水之約，有其迫切性與必要性。在累積了豐富的人生閱歷與行旅經驗後，他此時所體悟出的遊記創作觀，與早期《載愛飛行》中所言的「不在乎能否賞會那異邦的真山真水」，已有截然不同的轉變，異邦真山真水非但為遊記關注焦點，更是豐富創作的源頭。

#### 四、結語

80年代赴美研究一年，開啟了黃永武的異國遊記書寫，之後愛好旅遊的他多次出國旅行，包含歐洲、美洲、日本、澳洲等地，退休後移居美加，依然頻頻出遊。作品中提及與妻子同遊的樂趣，或許可一窺其旅遊經歷的概括縮影：

---

<sup>78</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99。

<sup>79</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99-100。

<sup>80</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上）》，頁 100。



假如是一個人去世界旅行，多乏趣呢？誰陪你在德國山村小徑裏，坐賞滿地的野花？誰陪你在瑞士的草坡上，靜聽牛羊清脆的鈴鐺？望著南澳一族族歸家的企鵝，前呼後應相互關懷的鳴叫聲，獨個的旅人將會感動墮淚吧？望著紐西蘭滿天星斗般的螢火壁洞，如果不是握著妻的手，那不就太像恍惚的夢境嗎？幸而妻和我一樣喜歡旅行散步，我們用腳丈量過京都市南北的長度，雪梨市的寬度，以及巴黎香榭大道的里程。<sup>81</sup>

遨遊世界各國，有妻同行，一同享受人生樂趣。除《載愛飛行》為遊記專著外，另有多篇遊記散見《生活美學〈情趣〉》、《黃永武隨筆》……等散文集，不論旅行或遊記創作，均累積豐富成果。

在異地風光的對比下，黃永武的遊記映照出一個擁有高度成就的文化故國，在不同的異國景觀中，以古老悠久的形象不斷出現。處處可見的家國身影，提醒著旅人對復興、保存固有文化的責任感，對文化故國的高度認同，也充分展現出旅人的民族自信；以異國為鏡，透過海外華人處境與異國優點的對比，他一面肯定台灣的經濟成長，一面也批判臺灣各項缺失，並積極期待臺灣見賢思齊、學習他者長處。在不斷輾轉遷徙的移動過程中，原先認同的疆界隨之鬆動，故鄉／他鄉界線模糊，早期高度認同的歷史文化，也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而有了不同觀感。

對於旅行本身與遊記的書寫，黃永武在遊記中提出各種見解。他肯定旅行所帶來的益處，以親身經歷體驗旅行形式差異所帶來的不同樂趣，檢討 90 年代臺灣旅人尚未隨著旅行風氣提升而成長的文化素養。早期嚴肅沈重的家國責任逐漸淡去，90 年代以後的輕鬆出遊，他面對異國山水景物，重新返回自我心靈，體悟出閒適自得的人生心境；長期浸淫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黃永武的遊記書寫有著「一瞥」的習慣，往往徵引大量文史資料，

---

<sup>81</sup> 黃永武：《黃永武隨筆（下）》，頁 214。



增添遊記的厚度與深度。以傳統認知詮釋異國經驗，如是表現手法，一方面表現其豐富學養，一方面卻也代表著另一種形式的回歸。晚期遊記作品雖不再直接徵引典籍原文，卻依然以大量出現的古典意象，再現異國山水。對他而言，遊記的書寫為赴山水之約，不但必要且急迫。

由 80 年代至 21 世紀，黃永武的遊記跨越了台灣觀光發展的重要轉折，反映了臺灣遊記發展的不同面相。對比 6、70 年代臺灣旅人殷殷企盼的富強家國，他所投射的文化故國情感，顯得更為複雜；在 90 年代強調回歸心靈的自我之旅中，他的旅行姿態也顯得老練且成熟，在異國山水與浩瀚知識中，沈澱出深層的旅行思索。

